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彦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須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三言頭陀此言斗
數上默宿名公曰頭陀

王簡栖齊武興縣人姓王其賢錄中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

善曰姓氏英賢錄曰王巾字簡棲琅邪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陀頭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鄆州從事征

南記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鄆州題

云齊國錄事參軍琅邪王巾制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不

足知其遠近

翰曰挹酌也朝夕池海也蒼蒼之色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

挹斟也枚乘上書吳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與勾愚切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韓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

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滅者哉

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繫故不生

不滅也

善曰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管子曰聖人之

道若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

竟不生不滅

是以掩室摩竭用啓自空之津

良曰掩室謂斂心入靜也華嚴經云

是無常義也

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此言敘心於摩竭之國用開不言之道也 善曰
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滅道場始成正覺法華經曰寂滅無言也僧肇論
曰釋迦掩室於摩竭鄭玄杜口毗邪以通得意之路 銑曰杜口謂不
論語注曰津濟渡水之與 佛在毗邪離城佛告文殊師利曰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既至謂維摩
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言
語是真入不二法門也得意謂忘言也 善曰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
摩竭示寂滅以息言杜口毗邪現默然而得意僧肇論曰得名杜口於毗邪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陽者
也得意而忘言也

亦研幾於六位 齊曰彞常倫理也言欲語理人之常理者必求事於九疇
疇類也九類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

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 翰曰六位易卦之六爻也
善曰彞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尚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
不知彞倫攸敘周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
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爻之文也 是故三才既辨

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致 向曰三才天地人也 翰曰
太極天地之始 善曰此顯

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爻曰
坤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子經金命決曰地以舒以萬象或戰聲類曰悟心曰

解周易曰易有言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

良曰已止也言廣大無窮故不可止善曰言所以

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欒黶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然文繫所

筌窮於此域

銑曰繫繫辭也筌期也此域謂道也善曰文六爻也繫繫辭也因文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文繫之所明窮生死

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捕魚之

則稱謂所絕

形乎彼岸矣

翰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名故名號絕彼岸謂覺悟也善曰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於

涅槃之彼岸矣僧肇論曰玄極無名稱謂絕焉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大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彼岸者引

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

向曰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流無明流

見流六度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為謙也精進以思勤也禪定以守靜也智慧以通其理也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之而入有則去四派而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摩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

雖無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名曰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禪也

其終始

良曰其道廣大名之言之亦不得知其體性質相者也隨而求之迎而望之又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也善曰法離有無豈名言

之所得法無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事之貌也老子不可以識智善本作學地字知不可以意

生及其涅槃之蘊乎

善本作也字儕曰言不可以識智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者寂滅之道積之也

涅槃寂滅也蘊積也

善曰妙法蓮花經曰昔任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

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任學地謂三果意生

謂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生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共

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

康伯注曰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

蘊淵奧也

翰曰幽深之谷本無情有聲至則必答之以響大鐘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以聲佛道於物亦如之無私也善曰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

大傳孔子曰夫山生材用而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鐘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故無來而不應兮何適莫之足嬰 況法身圓

對規矩圓

銳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也圓對蓋謂無

感斯對而無不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

維摩經序曰冥權

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良曰言道合萬物 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眾

生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徵羽也

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宮

向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王為子也 善曰如來佛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註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

維摩經註曰如者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

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

憑五術之軼拯溺逝川

銳曰如來乘五術之安惠

五行五乘也一人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也軼車上橫木也拯救也言人為不善有如逝川之流日夜不止而如來化救之使濟矣 善曰僧肇論曰

一正見二思惟三心
諸心正業五正命
精進七正念八正
定

聘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然言衍此言乘今碑本以為憑憑四
衢之軌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玉使闕勃謂晉侯曰請與君之士
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
拯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開八正之門太底交喪

翰曰言如來

陰其人交喪失於道者也 善曰維摩經曰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
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八正之平路坦眾聖之夷塗大品經說八正曰正見正思
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南雅曰底
底也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於是玄關幽鍵

善本

感而遂通遙源浚

善本作

波酌而不竭

銑曰玄幽謂道之深邃也
關鍵皆所以開拒於門者

言如來說喻微妙道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 善曰玄關幽鍵
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注曰玄關難啓善鍵易開戴逵棲林賦曰幽關
忽其離鍵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鍵門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
而不竭莫知

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

良曰捨止也檀惠也洽徧也
羣有謂萬物 善曰夫心愛

眾生而行捨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眾生斯
為不捨以茲而施故羣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蜜僧肇論曰
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為之為也天生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
岸也羣有謂有色無色有想無想以其不一故曰羣有也僧肇維摩經注曰鏡

羣有以通玄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向曰大事之慈空中而行空而物我俱一中行慈故為無緣之慈

善曰夫行慈者以衆生為緣衆生為緣則慈無所寄故大士之慈離於衆相離相行慈名為無緣無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槃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慈思益演不知之知涅槃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濟曰演廣勿無也大聖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

之界善曰天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物照之明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實照理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為多不道寸亡機之權而功濟

塵劫翰曰導引也亡無也若聖人以有機之權人人以機應則多惑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是功濟於微塵數劫矣劫猶世也善曰機謂機心也權

方便也夫以機心導物物所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以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內無機照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人以力摩三千大千土復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善曰周易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又曰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後拂衣雙樹

脫屣金沙

銑曰言如來演行聖化功濟微塵拂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將歸乎涅槃示有所終也樹謂娑羅樹也屣履也

善曰在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惟恍惟忽

善本

不昧

莫數

於去來

復歸於無物

向曰恍惚不明貌言如來之道不明不昧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身歸涅槃復無質也物質也善曰老子曰道之為

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之貌也又曰一者其上不昧其下不昧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兮其無繫泥泥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因住則從未到現在從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因

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

靈無歇大矣哉

良曰棲遑謂游處也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曰焚燎

火也堅林謂衆木也佛以千張白疊纏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空不可盡歇也善曰啓肩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

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為一世界千三界為小千世界千小世界為中千世界至今大千世界為大千世界維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

漢書張釋之曰
秦陵夷至于二
世天幸土崩

樂於無為無欲僧摩維摩經注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乃飽切
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衆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
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冠塔邊闍維僧摩維摩
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
法也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翰曰正法既沒謂如來已入涅槃也象教
謂為形象以教人也陵夷頽壞也善曰

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五百年像法千年
末法一萬年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

方為得一

尚曰正法既没人多穿鑿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相執理以音
聲求真首以為得道矣方法也一道也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

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
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宏杜預在氏傳注曰方法也云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順非辨偽者比微言於目論

銑曰意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辨其偽
理以為真者則比微妙之聖言於目

前狹論也

善曰禮記曰言偽而辯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衆言中微妙第一

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止也
吾不貴其用知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
今知王晉之失計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於是焉鳴幽讚龍樹

虛求並振頽綱俱維絕

時翰曰幽讚謂遠助佛化虛求謂虛心以
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積壞之綱紀繫

絕毀之細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如人衣有細帶也 善曰摩訶摩耶經曰正

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

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

邪見幢燃正法炬周易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陸機大將

軍宴會詩曰頽網既振謝莊為沈慶之答劉義宣書 陰法雲於真際

曰皇綱絕而復細夏墜而更維說文曰細系也

則火宅晨涼 向曰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界無安猶

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二比丘能行正法以濟眾

物如雲蔭真境火宅之難乃涼也際境也 善曰華嚴經曰不壞法雲徧覆一

切劉虬法華經注曰雲譬應身則殊形並現順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

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肇師曰真際實際法 曜慧志曰於康衢

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我皆拔濟之

則重昏夜曉 翰曰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父乃說是法康衢道也言二比

丘演說佛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

曉 善曰劉虬曰菩薩真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

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頤陀經心王菩薩曰我見覆蔽飲雜

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銑曰大品經

悟慈心示語使得開解 下

念處四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

比丘興行正此以伏外道亦如晏子於樽俎之間而折晉軍也晉欲伐齊使覘

比

之說饗使者使者將亂齊樂而晏子太師知之使還報曰齊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樽俎之間折衝千里之外者晏子之謂也 善曰言義徒精銳有樽

俎之深謀維摩經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日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樽

俎之師已 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良曰九十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見上文 一為說喻其心皆伏悉無障闕若無

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 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秦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種論議辯亡論曰城池無藩籬之固

既而方廣東被教肄南移 濟曰方廣佛号也教肄謂教人習法也 肆習也 善曰華嚴經題六大方廣佛

華嚴經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臨金漢晉曰也周易曰君子以教肄無窮

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向曰周莊王魯莊公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 銑曰漢明帝晉明帝故稱兩明皆

圖畫佛象以崇其法也 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 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六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中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

地即行七步半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傳報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

日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

佛手書形像經歷冠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然後遺文

命稱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白盡功金石圖形丹青

間出列剎相望朝曰遺文謂經也列剎佛塔也善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木史公曰漢興詩書往往間出孔安

國尚書傳曰三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厠隨乎江左矣向曰佛圖澄羅

山言相望也什法師並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跡多也銑曰道林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

皆游於吳善曰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西域咸得道

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以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如

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派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

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姓甚已殺符堅光遂

王彼至甚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

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高僧傳曰支遜字

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五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

還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廬門人

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荊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

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年以長

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

命歷序曰東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

為左西方為右

浩汗雲霞之所沃蕩

良曰沃流也蕩動也善曰瑞應經曰太子出北城門天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

沙門之為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訓勤行北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大川海賦曰漚蕩浩汗又曰霍濟漢渭蕩雲沃日

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濟曰迴照也薄迫也善曰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

迴翼於高標楊雄反騷曰何恐日薄於西山

西眺城邑百雉紆餘

直貌善曰左氏傳祭仲

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鍾會懷土賦曰望東城之紆餘

東望平阜千里超忽

善曰楚辭曰出

不入兮往不反平

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契珪壁玉擁

錫來游

如珪如璧東觀漢記馮衍說鮑永曰衍珪壁其行東脩其心錫錫杖

善曰毛詩曰有匪君子

也大智論曰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擁杖而起

以為宅生者緣業空則緣廢

宅居也言知緣業皆空虛則存緣之心廢也

善曰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

維摩經曰如影從身業緣生見僧肇曰身眾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

明經曰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

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

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

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

濟曰軀身也言人志欲存其身者皆為迷惑至

道若知理存道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善曰惑煩惱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曰要因煩惱而得有身生道生維摩經注

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不惑而惑自亡矣惑者無復存身也

遂欲拾百齡於中身徇

賤膚於猛執鳥

翰曰言欲中捨百年之身志救萬物也徇猶施也賤膚肉也猛執鷹也棲加經云自在天王化身為鵠釋提相因是

諸天王化身作鷹遂此鵠鵠來投我稱己身肉與鷹代鵠也善曰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甲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

命唯中身列子曰鵠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班荆蔭松

孝父之

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之居班布也善曰左氏傳曰伍舉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

泉兮蔭松柏

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

銑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

丈之室覆以茅茨之草以置經象也善曰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

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

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

府君諱觀

音裏濟曰江夏郡名守職處也會稽郡孔君本屬也諱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孔觀字思遠會稽人也初舉楊州秀才補主

簿後除冠軍長史江夏內史

隨府轉後軍長史觀音裏

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

翰曰薙艾也經行謂

經歷行息之處

善曰周禮曰薙草下士二人鄭

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玄曰薙剪草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

善本有興字

宗

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

良曰刹塔也善曰維摩經曰佛

郢州刺史

言諸佛滅後以全身舍利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

首

向曰大迦葉佛大弟子也言法師景行如大迦葉故以頭陀為寺之稱首頭陀牛數也言斗數煩惱以歸正善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

曰彌勒佛讚言大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中常

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

稱首者用

後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

善曰楚辭曰

此者也

貞節即植擬九詠曰徒勤躬苦心論語

纂修堂宇未就而沒

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義志者忘形也

纂繼

沒死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高軌難追藏舟易遠

翰曰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

人以為固不知有力者負之而趨喻人性命為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 善曰魏太祖祭橋立文曰懿德高軌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變化之不可逃

僧徒闚其無以榱桷

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

銑曰榱棟也構起也 善曰周易曰闚其戶闢其無人高誘淮南子曰曰榱桷也榱棟也漢

書賈誼曰可惟齊繼五帝洪名細三王絕業

濟曰然大也細猶綴也 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高帝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派接三代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

祖武宗

文之德昭先嚴配

良曰言祖襲武王尊嚴其父文王以之配天而昭明并舉此道而復行之 善曰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

宗武王尚書曰丕顯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復

向曰格至光充

表外弘大啟開也言宋聖德上至于天傍開四外又大開惠澤興復積壞之理也 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

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訛與復祖宗

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

難翰曰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云舊物也安其下人濟其多難為君之道

也康安也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失舊物

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正樂也善曰禮記曰

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養耳鄭子曰韶舜樂護湯樂也

炎區九譯沙

場一候銑曰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也沙場亦邊方也一候

海中萬二千里解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常氏重九譯而獻白

粵在於建

武焉良曰粵辭也建武齊帝年號也善曰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

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

濟曰江夏王蕭寶玄明帝子也藩

謂諸侯也維隅也言使觀政作藩

衛彼一隅也江漢即郢州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

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

尚書曰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

擇方城之令典酌龜蒙豕之故實銑

曰

方城楚也龜蒙魯也豕教為寧擇楚國之令典魯侯賦事行刑必問遺訓而咨

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州亦有此事也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

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又隨武子曰葛藟為宇擇楚國之今典毛詩曰奄有龜
蒙遂荒大東國語樊摠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咨於故
實政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

彭城劉府君諱諠翰曰諠為江夏內史為王幼內史代行刑事故曰行

動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曰劉諠字士智
穆為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代之以行州府事故稱行事也

刃所由善本作日新月故向曰明智之理斷割之道如刀刃之利善政來

丁為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
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

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銑曰虛心求物得道既勝實

葉二弟問迦葉曰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大其道勝乎迦葉答曰言佛
道取勝莊子曰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與夫子中分魯曾立不教坐不議

虛而往實而歸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幾巨立慨深覆篋負悲心同

去葉井翰曰慨恨也篋土籠也有以籠盛土覆而為山少一篋之土而不成

山者有掘井雖深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立也

善曰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壁君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棄井也

天下之無事

向曰問伺也

善曰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養長不失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庀

匹耳

徒揆日各有司存

銑曰庀具徒衆揆度也

左氏傳災使華閔討右官宮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匹婢切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薑且之事則有司存

於是民

以悅來工以心競

善曰周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莊子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王隱晉書荀勗議曰君子心競而不力爭

丘被陵因高就遠

翰曰丘徧也因高丘起高樓故曰就遠也

層軒延袤上出

雲霓

向曰層軒廊也延長也南北曰袤也

善曰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王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

曰南北曰袤東西曰廣司馬紹贈山濤詩曰上陵青雲霓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

銑曰逶迤也相連貌言閣高下臨見地

若無也

善曰西都賦曰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逶移王逸曰逶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

珠網朝霞為丹雘

濟曰夕露朝霞不假於物任自然也珠網以珠為網施於殿屋者丹雘以赤飾殿也

九衢

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苗品

良曰九衢草其枝交錯相重九出也四照即若木花其光四照也千計萬品言多也

善曰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述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之好惡裁萬品之不同

崖谷共清風泉相換金姿寶貝

相永籍閑安

濟曰渙亦清也金姿寶貝相言佛之靈象也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善曰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經曰如來

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息心了義我然正焉

游集

向曰了覺也善曰大薩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集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永奉神

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鐘鼎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於鐘鼎之上以示後世也善曰

周禮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已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印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

曰景公鍾禮記曰六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言時稱代善本作亦

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樹碑於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紹銑曰言鏤

年代彌多而功名宣布身大逾遠而其聲相紹繼而不絕積多也

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

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

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于碑也法言曰年彌高而德彌劭者孔

子之徒與小取寓言於彫篆庶髮髣乎衆妙翰曰寓寄

雅曰劭美也

文字也庶近也髮髣不分明貌言我取寄言於文字者近亦不明乎衆

妙之門善曰法言曰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老子曰玄之又

玄衆妙之門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向曰天地初分之時也善曰周易曰玄黃矣

濁重者涉器千名含靈萬族銑曰器物也善曰周易曰形而下者

下為地

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喙息蠕動蚺蜚根生浮著含淳源上派澆風下黷

濟曰淳和之源自上流派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黷垢濁也 善曰莊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湯淳散朴淮南子以梟為澆音義同說文曰派水別流也子林

曰黷特垢 愛流成海情塵為岳 向曰愛欲至多若流水成海情想漸也杜木切 善曰瑞應經曰感

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也言積之多如海情塵之積為岳為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

也 皇天能仁撫期命世 翰曰皇大也撫期謂千年期也言佛之大道能為仁聖撫應千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 善曰

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佉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興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哀此忍立

俯來拯拔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乃睠中土聿

來迎衛 良曰言佛之將見於世乃睠顧中土聿來生迎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疾也 善曰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

聿來胥宇迎 奄有大千遂荒三界 良曰奄同荒理也 善曰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曰其佛

衛已見上文 以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 殷鑒四門幽求六歲 向曰如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

經云太子至年十四出游東城門天帝化為病人乃迴車而還悲念生人俱有此鬼又出南門天帝化為老人復愍念生人丁壯不父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

瑞應經曰善哉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生四維羅衛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

細摩經曰夫出家者
者大無為法瑞應
經曰善度心樂靜
無為欲

人復念天下有此三苦又出北門天帝化為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乃念
道清淨不欲在家故云般鑒四門也後太子居於深山不飲不食箕坐叉手閉
目一心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六歲善曰經詩曰般鑒不遠又
曰佛既歷深山到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
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濟曰既已也善曰勝鬘經曰唯有帝獻

方右天開渌池

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
意即頗那山上取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

用浣衣又曰明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漱天
帝知佛意即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為指地池翰同善注

河輟水寶樹低枝

善曰瑞應經曰時凡連河水派甚疾佛以自然神通斷
水涌起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

寶樹華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攀池上
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率而出銑同善注通莊九

折安步三危

良曰九折三危並山名言佛之神通不以山為阻險皆通安
步而行也莊道也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主陽

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川靜波
漢書東方朔諫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澄龍翔雲起

翰曰波澄謂心靜雲起謂其應感也善曰頤陀經曰令
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惱風

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者山廣運給園多士

向曰者山謂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

眾萬二千人俱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

儀文殊戾止

鏡曰金粟佛名也來儀謂見於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善曰陵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如來尚書曰鳳

皇來儀文殊已見上文毛詩曰魯侯戾止

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良曰乾天也天動而地安而佛應之以順人性終始

不已

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民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

無滅

濟曰不然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今則無是寂滅之義僧肇曰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

善曰維摩經曰法本不然

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真寂滅

象正雖闕希夷未缺

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闕微也希夷謂無聲色也言如來正

法雖微然其無為之道疑無聲也善曰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酒闕漢書音義文穎曰闕言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希王

弼曰無象無聲無響於昭有齊式善本作

無所不通無所不往

於昭有齊式

戒字

揚洪烈釋網更維

玄津重拙

靖洩反協韻向曰於歎美之辭也昭明揚舉洪大列業也言齊有美明之德月舉大業脩其壞法鏡曰釋網玄津並佛法也

拙掉也言佛法將壞而齊乃能維持使之復存又如舟之濟川而得其掉也
善曰毛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班固漢書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

嘲曰不足以揚洪烈僧叡師十二法門序曰奏希聲於宇宙惟此名區禪
濟弱喪於玄津漢書音義章昭曰拙撤也音裔翊泄切叶韻

慧心收託良曰名區謂置寺之所也禪靜慧智攸所也言此處靜智之傍
人所託居也善曰禪慧禪定智慧也即六度之二行也

善本作倚字據崇巖臨睨通壑濟曰睨視壑川也善曰楚辭曰溝池
忽臨睨夫舊鄉說文曰睨邪視也

湘漢堆阜衡霍翰曰言此通川崇巖自得奇趣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
衡霍如堆阜之小湘漢江也衡霍山名善曰言崇巖

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
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江漢以為池

薄向曰膺膺草貌亭阜平澤也草木叢生曰薄也善曰毛詩曰周原膺膺
莖茶如飴止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于幽幽南山鄭

玄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媚茲邦后法流是挹銑曰媚愛也邦后謂
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也

夏王本此佛法而挹酌也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翰曰茂盛也三明謂天
善曰毛詩曰媚茲一人

江夏王感此真氣盛也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觸意入法也
言其情超越於此六者善曰維摩經曰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

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善曰毛詩曰蒼言顧之類辭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宮楹文曰刻栢宮栢杜預曰刻鑄也毛詩曰

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

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

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邵

魏文帝詠曰鳳皇在翬

象設既闢睟容已安

向曰象謂佛之形象

之貌言佛象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於此也

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

靜閑文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睟然見於面趙岐曰睟潤澤之貌

桂深冬煖六松疎夏寒

銑曰深謂葉密也煖暖也桂氣辛而冬暖也

善曰楚辭曰何所冬煖也何所夏寒爾雅曰

煖暖

神足游自心靈心往還

善曰瑞應經曰佛已

勝幡西振貞

石南刊

良曰勝幡幡名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國南也

刊刻也

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魔勝幡建道場攝衛弟子碑曰

乃刊空石

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向曰安陸郡名昭謚也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郡 善本無人也 善本無人也 善本無人也

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何居沛率孫侍中處居東海蘭陵縣東都鄉中都里晉分東海為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慙過江居晉

陵武進縣僑置本土加以 稷契身佐唐虞有夫功於天地 商武

姬文所以膺圖受籙 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主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

起為天子商武湯也圖籙並天子將興之符應 善曰王命論曰暨千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亦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

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台膺錄次相代尚書棐機於孔子曰五常出受籙圖

蕭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竄亂魏氏時乘 善本作於

前皇齊握符於後 銑曰蕭何曹參有大功於漢垂仁德於下故魏主乘天時而為天子齊帝又握天符為人主魏

曹參後也齊蕭何後也 善曰國語太子曹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靈
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史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夫比峻 良曰靈源神基謂蕭何之祚
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

山岳極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積石山下因言積
石流也 善曰尚書曰道河積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惟岳峻極于天

皇帝雄才盛列名蓋當時 翰曰宣皇帝陸安王之祖也高帝即
位追尊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

祖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
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

氣蓋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濟曰考父貞正也言含
當時 王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

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
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

卷懷道美宋 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 向曰謂緬也
均曰懷藏也 辰象日月星

也河岳之精靈言聖而仁明故體此而生也 善曰周易曰在天成象
王弼曰象況日月星辰孝經授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粉約 風雲身負日月 翰曰蘊積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 善曰論衡曰谷
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風雲

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立行善本作

可摸善本從木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照善本作昭向曰範法也銑曰外

謂貌也內謂心也善曰仲長子昌言曰規矩可摸者師傅之德也曹植學宮

頌曰言為世範行為時矩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

如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翰曰此言行孝道也孝者因於心也

行也毛詩曰簡義遠大之方率由斯至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

因心則友此而能盡至其理也方道率

自由用也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

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以久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大則賢人之業

毛詩曰率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

由舊章濟曰言挹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行於水曰泳也向曰

懷歸也日用而不知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知之善曰

毛詩曰泳之游之周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紀于地銑曰三辰日月星也四瀆江河淮濟也善曰傳子曰二漢之臣

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教者昭昭然猶日月麗乎天春秋漢舍等

子曰九卿法河海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六幽允洽一德無爽

翰曰六幽天地四方也允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今畫

一也爽差也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

而斯應

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默然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

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

銑曰庸用也涖

臨也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蒞事惟能

軍麾毛命

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

善本無而字

略也

良曰軍麾以毛為之以拍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監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方部統也數術也

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略而不言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

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略簡也

水德方表天命未改

翰曰水德謂宋也未改謂

宋祚未終善曰左傳平孫滿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

向曰太祖高皇帝龍躍喻

升為天子也。侯待也。宋明帝以太祖為冠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淮陰周易曰

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食谷會詩曰遂擁朱旌作鎮淮泗。如仁夕惕

之志中夜九迴。銑曰如仁謂有仁和之心思濟世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思慮也惕驚也。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周易龍堪世拯亂之情獨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馬遷書曰腸一日而九迴。

用懷抱。向曰龕勝也。善曰廣雅曰龕取也枯耽切。深圖密慮眾莫能窺公陪

奉朝夕從容左右。濟曰言緬陪奉太祖左右。善曰漢書劉向疏曰知不可不深圖也。蓋同王子洛

濱之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向曰王子晉初游洛濱年十五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言安陸之見委任

同此年也。善曰周書曰魯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子晉行年十五而且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

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漢書起子聖懷發言中言。善曰晉中興書王敦

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也。上疏曰導動靜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翰曰漢梁孝王好文學之士司馬相顧問起子聖懷

如枚東之徒游王門焉言王初為宋劬陵王文學如游於梁王門也入掌綸誥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其掌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曰綸為

宋劬陵王文學中書郎遊梁謂相如也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蘭桂有芬遊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清暉自遠

銑曰芬香也言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遠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羅以顛覆王

逸注曰言已見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清暉光于四海

帝子出

善本作震辰曰衣青

光良曰震東方木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辰曰比君也衣青光者亦取其木色也善曰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震震東方春秋

元命苞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威蒼神用事精感姜原卦得震震者動而光故知周蒼代殷者為姬昌人形龍顏長大精翼曰衣青光宋衷曰為日精所羽翼故以為名方軌茅社俾侯安陸向曰木祖既立位乃封水神以其方色衣之

言與古者諸侯並跡而封土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使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其安陸侯漢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旨以黃土將封諸侯受瑞析珪遂荒雲云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俾侯于魯

野濟曰瑞猶福也析分也珪諸侯所執猶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野也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善曰周禮曰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

毛詩曰有苑
子迎其大東

執曰瑞瑞猶符信也楊子雲解嘲曰析人之
式掌儲命帝難其氏

謂帝重之如此人難有也善曰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尚書禹曰惟

帝其難之孔安國曰言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也善曰肅子顯

齊書曰緬轉太子中庶子周易協隆三善仰敷四德也善曰肅子顯

事父事長也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

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下也善曰晉中興書烈宗詔曰拒治協隆

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

於學其一日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日而家知君臣之義矣其三曰而衆知

長幼之節矣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博望之苑

載暉龍樓之門以交其良曰漢武帝為戾太子置博望苑使通賓客從

龍樓太子門名峻高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立博望苑

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

獻替惟宸寶掌喉唇濟曰言緬侍太子獻其事可者廢其事不

出納言辭也。家戶牖間也。替發也。

善曰國語史黯謂趙門子曰：「夫事君者諫。」

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惟展帝坐也。禮記曰：「天子負斧扆，左右。」

儉曰：「聖皇克。」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翰曰：「秦事上書，言晨起。」

其命作喉唇。

太子之言出於外也。禮云：「王言如絲也。」旨意也。

善曰：「東觀漢。」

前暉後光。

託曰：「樊莽，字來高，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如絲已見上注。」

非止恒授。

善本作受，向曰：「言前後所任皆有光暉，非止與恒常百官所授。」

也。前有光，後有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銑曰：「欲遷為天子之近職。」

暉是非先後邪？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

善曰：「肅子顯，齊書曰：『緬遷。」

侍中越絕書曰：『與王書，闔閭始得。」

子胥以為上賢，無異乎聖人也。出納惟允，劔璽增華。

良曰：「緬遷侍。」

之言也。允，信也。侍中出則陪乘，佩璽抱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

善曰：「尚書帝曰：『龍命女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漢官儀曰：『侍中殿上。」

稱制出則陪乘，佩璽把劔，增華謂自庶子而益其榮華也。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貳。」

善曰：「善。」

納言是司。

濟曰：「伊，惟也。帝唐堯也。九官，禹作司空，棄為右稷，契為司徒，皋陶作士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掌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高。」

辛氏才子仲熊叔豹，高陽氏才子太臨，檮戴此四人皆主納言之官。善曰：「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才子八人仲熊叔豹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扶貝權

衡翰曰自此謂自九官熊豹臨戴迄今謂至齊也其任謂上九官等諸任職

位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而皇情眷眷慮深

求瘼向曰瘼病也言求下人所病者將為除之謂欲使緬為吳郡太守也

姑蘇而為此瘼爾姑蘇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班固漢書引詩

都會遷會稽太守淮海惟揚皇基所都會善本殷負提字阜隄封百萬

善曰史記曰夫吳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

京賦曰百物殷阜薛琮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提

也韋昭曰積全趙之衺服叢臺方此為少濟曰全趙謂趙國也衺

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劣也善曰鄒陽漢書臨淄之揮

曰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衺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也

汗成雨曾何足稱

翰曰臨淄齊國人衆多故揮汗成雨比之吳都亦何足稱盛也善曰戰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

塗人肩相摩舉袂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

乃鴻騫舊吳作守東楚

向曰騫飛也東楚亦吳也謂吳

經吞并楚故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爲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太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拒守西疆

漢書晉義孟康曰舊名吳爲東楚也

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用

善本上作同

德綏用中典

銑曰綏安典法也善曰論語譏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干寶晉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苟問伯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得情而弗喜

良曰哀其有罪善曰漢書曰張湯以倪寬爲獄讞楊以古法義決疑獄論語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

情則哀矜而勿喜

宿訟兩讓而同歸

濟曰宿有爭訟不使者皆沐緬化兩讓而歸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

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州郡不使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青讓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

熙氓庶不能尚也

翰曰春申君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爲吳郡守吳人饑乃發倉賑貸不取俸祿唯飲吳水一郡皆齊也

封疆界也緝和熙養也氓庶百姓也

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

號番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

曰加之以德可以大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到

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

文王之典夏首藩要任重推轂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為國家藩援

之典天子皆親為推車轂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善曰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

王逸注曰夏首水口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

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衿帶中流地殷江漢銑曰殷正也言荊州以江流為

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尚書曰九江孔殷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良曰衡

名善曰衡巫三江名吳西通鄧憂鄧水陸之塗三七濟曰鄧鄧邑

都賦曰徑路絕風雲通千一百里善曰左氏傳曰鄧南鄭人杜預曰憂今鄧鄉縣南江

水之北也鄧今潁川邵陵縣西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湊是惟形

勝關外莫先翰曰閫門限也邦畿之內如門限之內邦畿之外如門限之

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

也史記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閫以內寡人制之建麾作牧明德

閫以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閫門限也善太切

建麾作牧明德

收在

向曰麾旗類也以毛為之

善曰蕭子願濟書曰緬轉郢州刺史周禮

乃舉以秋陽威以夏日

銑曰舉舉也陽日也言思育下人如秋日之和人曬其光愛其溫也其威明又如夏日之

盛人皆畏其猛也

善曰孟子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暴母邃曰周之秋

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鄆舒問於賈季王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之日

趙盾夏之日杜

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蠅蟻之穴靡遺

良曰漸入靡無也善曰西征賦曰澤

靡不漸恩無不逮戶子曰舜之行其猶河

海乎千仞之漢亦滿之蟻蟻之穴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濟曰容光小隙

善曰孟子曰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趙岐曰容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

及物

翰曰其政令以近及遠先行於己而及於人也

善曰慧與八風

俱翔德與五材

善本作才字

並運

向曰八風八方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運行也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恩

從胡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一不可

遠無不懷邇無

不肅

善曰阮嗣宗勸晉王牋曰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

晨飲之羊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榮祖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

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父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五臣注同

譽表六條功

取萬里

良曰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善曰漢書音義曰書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賊為

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者察民有孝悌廉絜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所察不得過此漢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還居近侍兼鄉良戎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之中總萬里之統者也

還居近侍兼鄉良戎

秩

濟曰謂入為侍中兼驍騎將軍也饗食當也戎秩謂武職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還為侍中領驍騎將軍

侯府寄隆

諸端任顯

翰曰侯府宿衛之官也諸端任顯謂緬為太子詹事也善曰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也漢書曰詹事察

官堂皇太子家

東西兩晉曰茲選特難

向曰謂此官晉朝選人任之特難也

羊琇願言而

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

銑曰晉羊琇少與武帝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武帝

戲許之後武帝即位琇但為左衛將軍不得詹事故云願言匪獲也又謝琰征

羗有功為輔國將軍領太子詹事故云後至善曰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

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

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字

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

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升降二君

善本作今績斯侯

良曰言其改善之功可待成於此時也今善績功斯此俟待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

固

濟曰旅兵也尊謂天子之命嚴謂整守其所職也主器謂太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太子而勲誠益固矣彌益也

善曰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邑摠

齊禁旅周易曰主

禹穴神臯地埽分陝

翰曰此緬出為會稽太守也禹穴會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器者莫若長子

入此穴中臯地也其地肥沃故云神臯分陝謂陝已東周公主之陝已西邵公

主之今緬為會稽太守其地亦可與分陝之事相交埽其美也陝地名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西京賦曰實惟江左以來

地之奧區神臯表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受分陝之任也

常遞斯任

向曰謂天子都江左

東渚巨

善作海南望秦

稭曰

巨大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山二山之名善日子虛賦曰齊
 東渚鉅海南有琅耶孔臯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
 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
 茅山大會計吏更名茅山曰會稽
 淵數胥萃薶相蒲攸在良

言會稽郡舊多盜賊淵數大澤也胥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聚人薶蒲之澤
 也薶蒲草也攸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在於薶蒲也善曰尚書曰今商王受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數左氏傳曰子叔為政
 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薶蒲之澤
 貨殖之民千金比室善

作屋字濟曰言家家皆有千金之貨也善曰
 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壩之內雲屋萬家

翰曰郭壩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也善曰
 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屋或為薶刑政繁舛舊難

詳一向曰言此郡多姦盜皆豪富雖刑政繁倍
 於常而舊土所然難以詳正使其一也
 南山羣盜未足云多

銑曰漢王遵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人遵為治二
 旬之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云多也善曰漢書曰王遵為高

陵令會南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
 大夫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肅清蘇林曰溯音明
 渤海亂

繩方斯易理良曰漢宣帝時渤海郡歲饑盜賊並起帝問龔遂曰何以
 息之遂曰臣聞理亂人猶理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

漢書列傳四十六
 王莽字子駿
 莽字子駿
 也

繩理也

善曰漢書曰上以龍興遂為渤海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其甚憂之卿欲

何以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理臣願一

切以便宜從

事上許焉

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

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善曰

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

悚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玄經曰風動雷興謝承後漢

書曰趙令神

行征艾朔士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

翰曰趙廣漢為京兆尹九善鉤

距以得事情也孚信鉤置距閉

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奸路而緬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明信則鉤距無用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曰趙廣漢守京兆尹廣漢善為鉤距以

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

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

問羊然後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

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術為距也

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

前羽向曰漢宣帝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敞問長

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敞捨其罪令捕諸賊以自贖其偷長曰今忽召詣

府恐諸賊驚駭願受一畀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假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

長以赭色汗其衣吏乃坐里門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百人皆罪之由是

清治也言緬為政不待此詐而奸惡之長必見誅翦

無假黑

善本作

端

里字

善曰言子日上失其
道以故久矣如得
其情則哀矜而勿
喜

之藉而亞乎咸誅

銑曰歌錄鴈門太守行云外行猛政內懷慈仁移惡
子姓偏著里端此云黑者蓋後人書寫之悞里端謂

以法令著於里間也藉用也惡子賊也言緬之有
德不假致法令於里端賊皆已誅也

善注同 被以哀矜乎以信

順

良曰字敬也

善曰

南陽葦杖未或

善本作

比其仁

濟曰韓詩

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云辱
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饒弘農

人也遷南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
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植對酒歌曰蒲鞭葦杖示有刑

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翰曰郭伋為潁川郡守德如時雨下人利之
言緬之為政雖潁川之惠無以豐也 善曰

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潁川太守
時雨摯虞曰伋字細侯光武拜潁川太守

公攬轡升車牧川

善本作

典郡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
清天下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感達民祇非

待期月

向曰祇神也

善曰論語子曰苟有
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老安少懷塗歌里

詠

銑曰詠其德也 善曰論
語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

銑曰

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 善曰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憐若親戚芬若椒蘭 麾旆每反行悲道山樊攀車卧轍之戀爭塗

忘遠

良曰麾旆旗之類也古者刺史行皆執物以行反謂去官也行悲道泣謂百姓戀也 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

帝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帝遣使徵之百姓皆遮使車或當道卧言緬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留忘其遠路不知疲也塗道也 善曰東觀漢

記曰秦武字國平為開陽城門候後拜潁川太守老弱攀車帝號填道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詣霸書徵霸百姓號呼

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皆曰願復留霸暮年

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潁川太守又拜汝

南太守後潁川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許之故云一借之情愈漸也 善曰漢書曰何武為兗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無異名

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內太守徵入為金吾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到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

方城漢池南顧莫過

善本作

千里

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完曰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里

銑曰崤山名潼水名也言山川險阻平道不過七百里也 善曰崤二崤也雍州圖

經曰：漢水華陰縣界，伏滔正准論。西接嶢武關路，由山不盈千。良曰：嶢武

曰：壽春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二關名不盈千里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嶢虫

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善曰：魏都賦曰：蠻陬

陬子夷微古重山萬里。濟曰：陬聚微居也。善曰：魏都賦曰：蠻陬

侯夷微古重山萬里。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以木柵水為

夷狄界也。魏都賦小則浮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妙邑翰曰：蠻夷聚

曰：由重山之東陬。倂謂生得人也。畜牛馬之類，剽劫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倂。漢

書晁錯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史記曰：

盜賊滋起，犬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群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

相望，歲時不怠。向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以警候邊賊也。銑曰：推埋謂劫殺人而埋之，穿掘謂發冢而取物，阡陌道路也。善曰：傲法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而埋之謂發冢也。侮吏之人，曾莫禁禦。良曰：傲慢侮累藩咸受其敝，歷政

所不能裁。濟曰：藩國也。歷任為政於此者亦不能加以戎羯，覬窺

裁制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也。

窳伺我邊隙

翰曰戎羯並夷狄名也窳窳覘覘也伺我邊隙謂伺候其邊疆也此謂後魏元氏時都洛陽也

曰前後徙河北諸郡縣居山間謂之羯胡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窳伺國瑕隙

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

塞草未起嚴城於焉早閉

向曰並謂秋時備守邊疆

伯珪馬首南向李陵與蘇武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抱朴子鮑生曰人君恐姦豐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

永明八載疆場大駭

銑曰永明武帝年號疆場界也駭驚也言羣賊所驚亂也

奴寇胸山左氏傳統尹戍曰吳新有疆場之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楊雄集上書曰候騎至甘泉京師大駭

天子乃心北眷聽

朝不怡

良曰怡悅也

揚旆漢南非公莫可

濟曰楊舉也旆旌旗之屬

於是馬

馬原隰卷甲遡征

翰曰遡速也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

向曰令號令也載行也

指曰

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續晉陽秋曰謝安賞表宏為機對辯速宏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贈行宏應聲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毛詩曰厥聲載路

軌躅清晏車徒不擾銑曰軌躅車馬跡也清晏謂道路清肅而安擾亂也善曰漢書晉義曰躅迹也牛

酒日至壺將水塞陌良曰韓信破趙欲北擊燕廣武君曰當今之計不如案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也

此言燕必懼而來降獻以牛酒也昔葛伯不祀湯往往征之其君子以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小人以壺漿迎其小人也言葛伯之民喜湯來征塞陌言多而滿

道也謂細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失義太羊其來久矣濟曰言夷狄如大羊之畜善曰漢書名

臣奏曰大尉掾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漢北大羊為羣徵賦嚴切唯利是求善曰謂後魏主斂賦百姓嚴切也

善曰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是視又曰唯好是求首鼠疆界災毒蠹彌廣向曰首鼠

謂或前或後也害也善曰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秃翁何為首鼠兩端晉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也以喻殘賊公

扇以廉風孚以誠德銑曰扇舉也孚信也盡任棠置水之

情弘郭伋待期之信善曰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

籬一本水一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
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彪續漢書曰郭伋拜
并州牧行部西河到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兒曹何向遠來對
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諸小兒復送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
當還伋謂別駕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須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非入
皆此類也五呂注同

定屬國都尉有羌戎豪帥酋長感其恩德遂遺金馬二十匹金鐻八枚奐乃召
主簿於羌戎之前以酒酹地曰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言
雖賤如羊粟亦不用也而況雞雉必懷豚魚不爽
於貴乎靡無也善同濟注

令仁政所致言緬之仁政雖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於豚魚亦不差
失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大牙緣界不入中牟河
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
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
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由是傾心果舉落
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易曰信及豚魚

望德如歸向曰蠻夷感其仁惠皆傾其巢居部落望緬恩德而來也
善曰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

也推直髻髻側首日拜門闕

統曰推髻髻首蠻夷結髮之形善曰漢書曰尉佗魁髻箕踞淮南子

曰三苗卉服滿塗夷歌成韻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其方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善曰尚

書曰島夷卉夷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蒙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禮義既敷

威刑具舉

齊曰敷布也善曰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毛萇詩傳曰具俱也

彊民獷

古

俗反志

遷情

翰曰彊暴之人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遷情歸善也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與李子堅書曰

吏民彊獷比屋風塵不起

囹圄

善本作

寂寞

向曰囹圄獄也寂寞言空虛也善曰東觀漢

記曰紫彤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寥

富商野次宿秉停蓄

側眉反銑曰次舍也野舍言不

遇盜也秉禾束也蓄一歲田也言將豐熟宿積禾束停之於田也

善曰國語

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蠋

緣

蝗弗起豺虎遠

跡

良曰蠋蝗蟲之食苗者豺虎獸之害人者感緬仁德故不起為患遠跡避境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平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

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北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趙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四散去北

狄懼威關塞謐靜

濟曰北狄謂魏也謐清也

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

敢南牧

翰曰偵問也謀夷狄懼言也言夷狄恐懼相問之言不敢有東窺之意不敢南牧謂齊在南畏齊德也善曰偵伺也鄭玄周禮注

曰謀賊反間為國賊者徒煩切范曄後漢書曰鮮卑寇遼東蔡方欲振策形擊之虜大破不敢復關塞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燕趙席卷秦代

向曰振舉策謀也席卷謂取之如卷席之易也燕趙秦代並國名也善曰過秦論曰振長筴而御宇內

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

銑曰龍駕紫蓋並天子行也言

將陪侍天子伐魏也洛陽咸陽並為魏所都也善曰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翔兮周章傳玄乘輿馬賦曰紫蓋漂以連翩

而遘疾彌

留

良曰遘遇也彌留謂疾病不去其身也大漸謂疾漸重耕

夫釋耒桑婦不

善本作下字

機

濟曰耒耕具言耕夫桑婦感緬之仁惠恐其將薨皆釋去作具以相驚惜善曰曹

植荀侯誄曰機女投紆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川所有祈祭之

所也人皆並走往祈祀之以求其福望緬之疾
瘳也 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 維永明九年夏五

月三十日辛酉燕死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

雲貝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也庶衆僚官也雲貝零落也言衆官如零落有所失也 善曰颯然吹木葉落貌 男女老幼大臨

去街衢接響音傳聲耳不踰時而達于四境銑曰言舉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

其聲響音相傳接而至于四遠也 善曰潘勗荀彧碑曰男女老幼里號巷哭滅榮緒晉書曰羊祐薨於是街衢塗巷傳哭接音邑里相達 夷羣

戎落幽遠必至向曰落謂聚居部落也 望城拊膺震動郭邑並

求入奉靈櫬楚藩司抑而弗許 雖鄧訓致

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

翰曰後漢鄧訓字平叔為護烏桓校尉病卒吏人羌胡哭者數千人或以刀劈面者劈破也晉羊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求遠以德屬病死吏人聞喪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緬之初薨有過於此二君故對而

言之二君遠有慙德也 善注同又曰尚書曰惟有慙德 神駕東還

有吏民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我俗父母死即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号咷或以刀自割又利殺其大馬羊子曰羊公使君已死我輩俱亦死耳

號送踰境

濟曰神駕謂喪車也東還謂自荊州還江東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

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辰響自成雷盈塗

咽水

向曰人吏申祭號哭滿道悲泣之聲哽咽如水之不通派也

萬人顙顙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公臨危審正載

賁話言

銑曰臨危謂臨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迷亂則

楚囊裏之請

雖

善本作幾而彌固謂必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子囊忠矣將死不

忘衛社稷幾謂危殆也謂緬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

衛魚之心身亡而

意結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

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

二宮

軫動

善本從慟遐邇同哀

追贈侍

中善本有領字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

在辰登庸伊始銑曰皇上謂明帝未即位時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欲登用為天

工先試用也善曰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納舜使大錄萬機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允副朝

端兼掌屯衛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兼掌屯衛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為右僕射加領

衛尉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漢書曰鴻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聞凶哀震感絕移時

濟曰移時謂良久也因遘沈疴縣留氣序翰曰遘遇也縣留謂不絕於身也氣序謂經時也世祖

日夜憂懷備盡實壁言向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善曰

懷慷慨發憤勉膳禁哭中使相望銑曰勉彊也膳食也禁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彊食止哭中使

相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善曰東觀漢記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吳志曰朱然寢疾孫權夜為不寢中使醫問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

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

雨沾衣

良曰上謂明帝也皇言謂世祖意勸喻也

善曰毛

詩傳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譖遇害上與眾會飲食

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

肉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獨入叩頭寬解上意

若此移年癰瘡俱瘳改

貌

翰曰癰病瘡疲也善曰爾雅曰癰瘡也與癰同渠俱切

天倫之愛振古莫傳

向曰兄弟天倫之次

也昭侯與明帝兄弟也振自儔匹也

善曰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及

俯膺天眷入纂絕業

鉉曰謂即天子位也膺當也纂繼也言繼太祖之業而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明

紀曰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

分命懿親公牧並建

良

言明帝分命近親在於台輔及方牧之任並立

善曰尚書曰分命義叔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春秋漢合尊曰三公在天法三能牧

見上對繫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

濟曰繫弱弓名謂世祖崩今對弓而流涕音黃

帝升仙遺其弓而羣臣對之流涕也言思昭王如望周公而含其悲曲阜周公所封國名也善曰左氏傳子魚曰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

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

周禮曰建大麾以封諸國又只命作牧

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編

書部特善立言

翰曰立言談道也

盤華悅之麗篆籀

又值之則曰

盤華帶也悅巾也喻禮樂衣冠之美麗也篆籀比曰古文之書善曰法信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盤華悅李軌曰盤華帶悅巾也喻今之文字煩多非獨華藻也巾帶皆文之如繡也

漢書史籀音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

窮六義我於懷抱究八體

於其毫端

銑曰詩有六義字書有八體也

善曰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枝韋昭

曰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

巧良曰博奕之事也儲謂蓄精思也奕秋天下之善奕也言王之奕思雖奕工秋之儲思無以競其巧妙也善曰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

儲蓄精思也馬融廣成頌曰儲積山數廣思河澤

取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

濟曰取睽射也養由

善射流睇兩猿號也睇邪視也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通賦曰養流睇而猿號李虎發而石開

至公

以表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

善曰周易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良志魯肅曰不失下曹從事交

遊士虛懷博納

善本

幽關洞開

翰曰道體幽微本於閑也人皆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其妙理

也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下開幽關已見上文西征賦曰胷中豁其洞開

宴語談笑情瀾

不竭

向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盡也善曰毛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世說曰王太尉云郭子玄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譽

滿天下德冠生民

銑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善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乎實晉紀武帝詔曰蓋德冠

生民必饗

不泯之榮

蓋百世

善本作

之儀表千載

善本作

之領袖曾

不愁

魚

留梁摧奄及

良曰愁惜也梁摧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奄及言速及也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氏德行

戴逵棲林賦曰
聞忽其離捷玄
風暖以寄頤

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袖也左氏傳孔立卒公誄之曰晏天不弔不愁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謡輟相而已哉

濟曰僞謂子產也蹇謂蹇叔也終謝皆死也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此則興謠也秦相襄叔死秦人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杵聲也善曰潘岳賈充誄曰秦亡襄叔春者不相杵史記趙良曰五穀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穀而云襄叔未詳潘沈之言凡我僚舊曰均哀共戚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死天德

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

尚曰落棠山名也日所入也言其光陰不復留也善曰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

為首也鄭析子曰天於人無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人更生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入于落棠高誘曰扶桑日所

出落棠山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

銑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遺塵之聲與天地

同敝善曰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露盤頌曰契之天壤以顯之功

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善曰

刊刻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翰曰有娥氏女吞鸞卵而生契契殷之先祖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也善曰

毛詩商是開金運祚始王

善曰金謂殷鄒子曰五德從所不氏女取鸞覆王篚之中少選發而視

鸞生卵而飛焉乃吞之故云祚始王也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

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鸞鳥三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娥氏女吞之生契

仁去國五曜入房

向曰殷紂無道暴虐故比干箕子微子三仁去國故周武王滅之五星聚於房星房蒼神之精則周室木

德而興焉

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

亦

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白其馬侯服周主

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殷金德故白其馬侯服謂為諸侯以奉周王也善曰毛詩序

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本枝派別因葉命氏

良曰本枝

謂與殷同根枝如木之生焉後乃分族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地曰葉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命為蕭氏焉水分派曰派也善曰微子

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吳都賦曰百川派別漢書

曰楊雄之先物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邾父曰胙之土而命之氏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

韓曰蕭氏本從殷涉於徐州東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言遷居之義與劉

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徙大梁移在豐居中陽里梁地名也

善曰謂徙蘭陵也主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縣班固高紀楚劉向曰戰

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

自以降懷青

雍齒曰豐故梁徙也項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

地紫

向曰懷地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善曰解嘲曰紅青地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巖長瀾瀾

瀾

密爾反銑曰巖巖高貌瀾瀾流長貌言其祖宗德高而祚遠也惟聖善曰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造物龍飛天步

良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為升帝位天步謂游於高遠至艱難也善曰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

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載鼎載革有除有布

載則也鼎革易卦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也改舊之理也除其故事以布新制也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

之以鼎漢書晉義文穎曰李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君上也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翰曰赫盛也膺當乾

天也善曰曹府君陳實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景皇蒸哉實啟洪祚

向曰蒸

洪大祚福也善曰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人謚策文曰光啟洪祚慶流萬國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喬高也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岳峻極於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於子孫命世已見上文

應期誕德絕後

光前

良曰謂應五百年之期而誕生賢德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絕後其賢德光於祖考故云先也善曰膺五百歲之期也曹植上文

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也

善曰日月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孟子曰有夫
爵時有人爵時仁義
忠信樂善不倦
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

論語子曰苟有用
我者吾月而可
也

帝誅表曰階青雲而誕德曾起居機以成務覺在民先銑曰謂先覺事

機也善曰周易曰夫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位非太寶

爵乃上天翰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仁義忠信爰始濯纓清猷濬

發向曰於始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領也猷謀濬深也善曰升降

文陛逶迤魏闕銑曰文陛天子殿階也以文石砌之逶迤行貌魏闕天

赤墀之塗夏侯湛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之闕也

惠雨露霜沾吳仁風扇越良曰惠惠仁德如露之霜潤風之扇動也

善曰陸機謝成都王牋涉夏踰漢政成期月濟曰夏謂荊州漢

也善曰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涉夏用簡必從日新為盛翰曰用事簡下

日新其德是為盛美之道善曰周在王京矜臨下莊向曰為上則哀矜

易曰簡則易從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論語... 其情則哀矜而勿

斯恭儉禮斯也 善曰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 季康子問使民以斯如之付子曰臨之以莊則斯 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銳曰草木不以

時不伐之禽獸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天而得生也 善曰毛詩序 日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我有步蘭民

胥攸詠 良曰芳蘭喻其德盛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 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椒蘭也 羣吏春蠶春蠶嚴別

嶂分 向曰蠢蠢動泉巖嶂山也言各分別 四居於山也善曰爾雅曰蠢蠢動也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濟曰落謂蠻

也言其皆歸緬德傾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 銳

雲之多也 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挈維也負戴謂負擔生資負之物而來成羣言人多也 善曰莊子外人 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乎此文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子入海也 回首請

吏何足云 翰曰漢朝南夷及中笮之君長皆回首請吏比之於齊則 漢何足可云也回首請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 善曰

封禪書曰昆蟲閭澤迴首面內漢書曰邛 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請吏比南夷 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良曰

也遂猶輔也 善曰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彼蒼君如何興山止 罔無

館員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簣員謂起土為山而未成少一簣員之土而止作也 言緬有開國成務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簣員也簣員土籠也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止寧已見上文

四牡方馳六龍頓轡

翰曰四牡謂馬也言將乘馬之駕為

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不駐頓下其轡光陰已沒謂緬死矣六龍日御也善曰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貴鴻濛以東竭

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斯民曷仰邦國殄瘁曰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緬既死矣此下人何所仰焉殄盡瘁病也言邦國之人盡如病也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齊隕晏平行哭

致禮銑曰晏子名平仲故云晏平也善曰晏子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繫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至

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趙徂昌國列邦揮涕濟曰樂毅卒於

悲泣揮涕也善曰史記曰樂毅為燕代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殺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

同傷家語蒯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況我君斯皇之介弟良曰君斯猶此君也此君謂緬也皇謂明

帝也介大也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哀感徒庶慟興雲

陛翰曰徒庶下人也雲陛天子殿階也不言天子而云陛者不指斥言也亦言陛下也善曰左思上畧曰閭甲弟之廣衣建雲陛之差義

階毀留攢川汎歸軸

向曰攢謂堂中權殯之名也其毀者謂啓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其殯處餘跡

也川汎歸軸謂舡載其柩以歸也以舡比車故云軸也

善曰禮記曰凡殯用輅攢至于上鄭玄曰攢猶叢也殯君棺以龍輅叢不題奏象樽儀禮曰遷于

祖用軸鄭玄曰軸執也

競羞野奠爭攀去轂

銑曰言下人皆競進於野以申奠祭之禮爭攀去轂

謂舡去而攀留

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濟曰循其洲渚號泣而追送之也遵循也善曰毛詩曰鴻飛遵渚范曄

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

此物之香不絕至二終古也善曰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帝渚

謂湘江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緬柩路由此水而過也言平生朱車之榮今則無此駕善曰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

東首坐園即宮長夜

向曰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宮居也長夜謂墓中也善曰廣雅曰首

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

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

銑曰待猶停也黃金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川不停又不能化金以為長生故至死也善曰逝川已見上文

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鍾石徒刊芳猷永謝翰
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百官有德者刻之於石言已死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鐘即金也刊刻也
善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以刻之金石王逸楚辭注曰
謝去也

墓誌

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
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琳石誌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
劉瓛取王氏女瓛卒天監元

年下詔為瓛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僧孺劉氏譜曰瓛取王法施女也

任彦升

向曰先生名瓛齊太祖高皇帝為瓛取王氏女
瓛卒帝下詔為立碑号為貞簡先生瓛平

生與其妻道義我相
得終身不改志也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女復有今德二與之齊

銑曰老萊子
婦樂鴻妻並

占之賢婦人也言夫人有善德二與二婦人齊德也
善曰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

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
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
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逐逃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其手雖雜
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常舉案齊眉不取正視以禮脩身所在勸而慕之曹植
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枝廣宜且禮
記曰信婦德也二與之齊終身不改
實佐君子
箴曰蒿枝藜

翰曰簪首飾也以蒿為簪以藜為杖儉也藜蒿類也善曰毛詩序曰

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陳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

志辱身至簪蒿席草木食其粟莊
欣欣負載在異之畦良

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
言夫妻相與負載營業之物以相隨也白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

待如賓與地名畦田隴也善曰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

隨畦音攜居室有行亟聞善本作義我讓濟曰亟數也善曰言
義議故曰亟也列女傳鮑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

行毛詩曰女子有行佐氏傳趙襄曰臣亟聞其言矣
稟訓丹陽弘風

丞相向曰稟受也晉丹陽尹劉暉是璫六代祖也故璫稟受其訓焉晉丞
相王遵是夫人先祖故弘其風教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璫晉

丹陽尹暉六葉孫也然其籍甚二門風流遠尚也善曰漢書曰
妻王氏丞相遵之後也

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晉陽秋肇允才淑閭德

斯諒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美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美之盛而閭

肇允彼桃蟲又曰窈窕淑女禮記曰內言不出於閭鄭玄曰閭門限也毛萇詩傳曰諒信也蕪沒鄭鄉寂寥

楊家良曰蕪沒寂寥言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楊二君

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

參差孔樹直毫朱成拱濟曰孔子卒葬於魯城北弟子各以其國

合手也參差木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善曰皇覽聖賢冢墓

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

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雜離五味欖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

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之年老家上之木拱矣

暫啓其挺長局幽隴

向曰言夫人將開先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

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翰曰其夫

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非爲爵祿重也匪非也 李善注曰喪服傳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